

14

前一阵读到《星期天夜光杯》刊发了张文宏医生撰写的《何以颜福庆》，感怀良多。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代西医与西医高等医科教育的开山鼻祖之一的颜福庆先生所说的上海“土话”，是同我讲的一样的，是上海“江湾土话”。因为各种有关文章，都说颜福庆出生在上海“江湾”。

颜福庆与江湾轶事

颜志旋等颜公的五个孙辈合著的《回忆亲爱的公公》，书名中的“公公”，就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江湾镇人对自己祖父的称呼，而且现今还在正宗江湾镇人中使用，它读作gōnggōng（前一个读第三声，后一个读第四声）。

再补叙几件颜福庆（1882—1970年）与江湾镇的关系之事作证明。我于2014年4月2日与9月28日，曾两次拜访过颜福庆的长孙颜志渊。颜志渊不仅在孙辈中与颜福庆一起生活最久，他也是《颜福庆传》一书的作者之一（另一作者为钱益民）。本文就把《传》中未写的，两次采访中所获知的颜福庆与江湾的一些轶事追叙出来。

颜志渊说，他的祖父出生在江湾，祖父到了晚



猿从树上爬下，因为“直立”，方能“为人”。

人，何以成为“大丈夫”？缘于“立地”而“顶天”。子曰：“三十而立”。是时，一个人经过学习和磨炼，开始成熟，可以自“立”于社会，有所成就。这里的“立”，已经侧重于“精神”，可与“大丈夫顶天立地”互读。“至圣”夫子，之所以还是伟大的哲人，其重要因素在于注重“精神的力量”。

精神可以变物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川这首古绝《致敬穆夫塔》，便是向充满无限能量，可以改造物质世界、能够绝处逢生创造所有人间奇迹的顽强而又磅礴

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地址和门牌号是：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现如今，它不在那个地址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感到有点遗憾，甚至有点儿伤感，因为1538这个数字，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数字，我和这个数字之间似乎有着血脉般的关联。许多门牌号——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门牌号，我都记不住了，但这一门牌号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我每每都会想到1538。好像，它是一段历史的符号，是一个幸运数字，是我过往时光中的一串回响不绝的音符。

我的文学之旅，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是一个很有味道的院落，前后楼，一条小道相连，路的两边是花园，一切都显得得体地安排着。在车水马龙的大上海，它却有一份只属于它的安宁。就在这个可以散步、可以欣赏草木的院子里，在靠大门的那座楼里的一间屋子里，我住了很多天。我的一部长篇小说被选定出版，但需要修改。这是当

年更加怀念家乡，祖父的许多生活习惯及乡音都没大的改变。

颜志渊“小辰光”曾随祖父去过江湾几次。颜志渊出生于1945年，他的“小辰光”应该是在1955年左右，十岁左右小孩所经历的事，长大了是依稀有些印象的。况且1955年前江湾镇的地理环境也没有太大变化，仍然保持着江南水乡古镇的面貌。

颜志渊说，祖母的坟墓在大场，每年清明他随祖父扫墓之后，就要去江湾。记得有几次是坐三轮车到江湾去的。

他说，祖父那时已七十多岁了，在江湾镇邂逅了一些年纪比祖父还大的人，叫他“福庆弟”。这也是我们江湾镇的习俗之一。

关于颜福庆的具体出生地，颜志渊回忆道，他清楚地记得，祖父带他去河边的一个教堂，记忆犹新的河沿还有几棵杨柳树。

根据他的描述，应该是在河滩西路79弄。这一带我并不陌生，上世纪我就生活在河滩西路北边廿米左右，与之并行的万安路上。我们江湾镇人称这个地方为“耶稣堂”，正宗叫法应该是“圣保罗堂”。教堂旁的河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填没的“袁长河”，她是绵延千年以上的，江湾镇母亲河市河的东段，她西起自与走

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为了阐释这一“顶级”哲理，一川将视线聚焦于“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讴歌一位“奇迹男孩”：穆夫塔！

尾部回归穆夫塔，阳光如潮和风答。绿茵场上万人追，灿烂笑容无半朵。

首句“尾部回归穆夫塔”，高度洗练地展示了这位卡塔尔男孩的生命遭遇。他一出世，即患有“尾部回归综合征”，没有下半身，无法“立地”。但是，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坚持用双手支撑身体行走。为了超越自己的身体极

限，他甚至登上了海拔3000米的沙姆山。对于足球，“双手”便是他的“双脚”，套好足球鞋，带球、传球、射门，毫不含糊。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不避“手球”的“球员”。由他来担任2022年世界杯“大使”中的一位，高山领袖，大河鼓鸣，乾坤点赞！

还有特别令人喝彩的：他在本次开幕式上，与著名的演员、导演摩根·弗里曼，进行了春风暖阳般的交谈。他坚信：“足球和体育，能够成为不同文化理解的桥梁”，“希望通过这个机会与全世界分享我的经历”。所以，一川诗

日前游览盐官古镇，饭点时渔家上菜，未见一物，不禁抚掌大喜：钱塘江的黄蚬儿啊，外婆家的黄蚬，可是久违了！

大小如一元硬币，外壳是芥末黄，养眼的是内壁，堪比钴蓝的娇艳，庶几就是紫罗蓝了，但终极魅力还在蚬肉，一口下去琼浆溢齿，浓鲜四溢，想那李笠翁吃了大约又要闲情一回，偶寄一下“西施舌”了。

“西施舌”就是海瓜子，我们小时候不常见，常见的是黄蚬，2分钱，最多3分钱一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餐桌缺少蛋白质，黄蚬却贱得到处可见，暮春上市，上海弄堂几乎家家有黄蚬，对门的洪根他爹更是餐餐不离黄蚬，还高配了加饭酒，微醺之余就挥着筷子喊：“穷人的鲍鱼，穷人的鲍鱼啊！”

“穷人的鲍鱼”，自然极言鲍鱼之鲜美之珍贵，但那时我哪知道什么鲍鱼，想象中鲍鱼的味道一定是美到天上人间。

但上海的黄蚬和外婆家的不能比，不仅外壳是脏兮兮的铁锈黄，内壁青灰，蚬肉也只是“鲜”而不腴，外婆那时住杭州望江门外的三多园，一个城中村，我暑假常去——能“望江”，足以说明外婆家与钱塘江的距离，“夜半涛声常入梦”并非夸张的美谈。而且江滩上的黄蚬多得如同田里的害虫，随手可捡。杭城有个谜语：“小小络儿小小盖，里面有碗好小菜”。“络儿”，杭州话指盒子。谜底就是黄蚬。

那年村里来了个面色阴沉的裁缝，单身，一看就营养不良，面色蜡黄，极瘦，咯血，大家暗地里叫他的外号：“独头”（杭州话，指脾气古怪又十分固执之人）。盖因“独头”有两只马桶（杭州话叫马子），一只马桶是马桶，另一只马桶是米桶，对那些大惊小怪者，他常忙着眼睛眯缝，簇新的马子为什么就不能放米呢？！我还用痰盂养金鱼儿呢，有啥关系！

马塘、沙泾港交界的春生桥（也叫香花桥）。

我还记得，我在1958年曾为万东居委会（那时叫第五选区）在“耶稣堂”的扫盲班代过课，具体地点就在进大门左手一间平房。颜福庆的舅父吴虹玉，也是“仁德所”的创办人。吴家自十九世纪起一百多年，有几代人居住于

致敬穆夫塔

曲水双

限，他甚至登上了海拔3000米的沙姆山。对于足球，“双手”便是他的“双脚”，套好足球鞋，带球、传球、射门，毫不含糊。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不避“手球”的“球员”。由他来担任2022年世界杯“大使”中的一位，高山领袖，大河鼓鸣，乾坤点赞！

所有作品都是作者在和出版社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近来看书，看一些大作家的写作过程，发现他们当年写稿，十有八九也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改稿经历以及我当年在延安西路1538号改稿的体会，更使我相信一句话：稿子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好稿子更是改出来的。

我要感谢余鹤仙先生。他是一个让我永远怀念的编辑。他身材魁梧，性格爽朗，穿着一丝不苟，精通文学，十分敬业，真诚的微笑让人轻松愉快。我在改稿期间，他对我照顾有加。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回家经过上海时一定会去他家中看望他。还有朱家栋先生，高个，面色白净，一见如故。再后来，与周晓先生相遇，成为儿童文学批评的知己。我们互相站台，互相呼应，为许多崭新的儿童文学观念推波助澜。还有沈振明先生，我们真正的交往实际上是从日本开始的。当时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他在

“穷人的鲍鱼”

胡展奋

他还真用痰盂养金鱼呢，可见其“独”。有脾气偏偏身体不争气，都说他肺癆，肺核缠身，大概吃得太差，总是通宵地咳，外婆同情“独头”，不知哪里弄来一个偏方，要他每天吃2斤黄蚬儿，杭州话那个“蚬”的发音有点像普通话的“选”，——爆炒，或者做汤，只放姜，不放盐，连服三个月，差不多就是当饭吃了，说是专治肺癆。

钱塘的黄蚬虽然贱，但味道实在鲜美，而且肥腴糯软，常见的有炖蛋、清炒、煮汤、剥出蚬肉做羹……问题是人恒喜新厌旧，任何美味一旦天天吃，哪怕龙肝凤髓也会疲劳的，更何况独头那不放盐而“淡出鸟来”的黄蚬，我后来一见他碗中之物就吊恶心，唯独独头，还真“毒毒地”顿顿吃，先是咳嗽渐渐轻了，接着面孔也一天天地有人色了，见有效，邻里孩子干脆集中了去钱塘江边捡黄蚬，这样的话，独头一分钱都不用花了。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背着鱼篓捡黄蚬的场景。那时的钱塘江边是无际的细沙，远望一片大麦黄，咸淡水交错，细沙里有着无数的黄蚬和不知名的小水族，密密麻麻，你只消排头捡去，有时候直接“撸”，手臂弯曲，自外往内撸过来，夹沙带蚬满大把，黄蚬很傻，不像有的蛤类会逃入沙里，只要赤着脚，恣意地奔，随手地撸，简直想撸多少，就多少。

寥廓的天空闪烁着难言的蔚蓝，似乎要蓝出水来，钱塘江水清澈而温暖，坐在那里任水波一阵阵地打上脚心，最后唱着“小小络儿小小盖，里面有碗好小菜”而回家，篓里的黄蚬

担任牧师的“圣保罗堂”是在西边万安路603号。两者相距三百米左右。所以，我断定颜福庆的出生地就在河滩西路79弄内。

颜志渊还记得祖父颜福庆带自己参观了两个在江湾的与颜家有关的机构：“伯达尼”与“澄衷肺病疗养院”。

颜福庆的妻子曹秀英

人深情地为他俩高吟：“阳光如潮和风答”。

是啊：包容、梦想和团结，就是阳光，就是春潮。

美丽的绿茵场上，能不万人追随，心儿一齐歌唱！

这种庄严激越的“命运交响诗”，将“直立”升华为大写的“人”的华章。

这种“灿烂笑容”，如霞光、如云彩、如鲜花、如晶莹剔透的晨露，如天真可爱的甜甜的童子面，绝对的纯净，没有半点杂质！

让我们与一川诗人共同高呼口号，向命运一体的所有“穆夫塔”：立正！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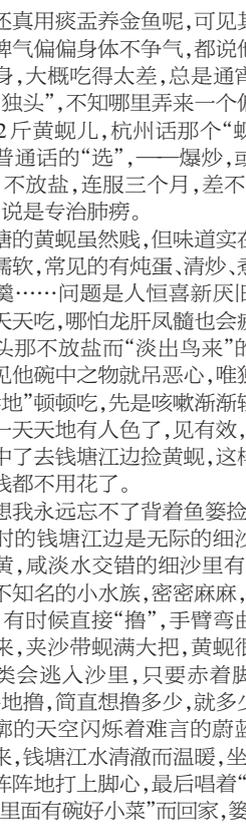
永远的1538号

曹文轩

所有作品都是作者在和出版社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近来看书，看一些大作家的写作过程，发现他们当年写稿，十有八九也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改稿经历以及我当年在延安西路1538号改稿的体会，更使我相信一句话：稿子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好稿子更是改出来的。

楚水

（中国画） 顾村言



（1881年—1943年），不仅相夫教子，支持丈夫医学与医学教育工作，而且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骨干，尤其是在淞沪抗战期间，她是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领袖之一。在江湾的“伯达尼孤儿院”，就是她创办的，是专门收容战时无家可归的孤儿。颜志渊也清楚地记得“伯达尼”

在铁路边上，门框上一块匾中“伯达尼”三个字是繁体字，自右向左。我们老江湾镇人都知道“伯达尼”在纪念路淞沪铁路道口边上的纪念路500号，它与我中学就读的“江湾中学”（今“复兴高级中学”所在地）仅一条铁路之隔，当然铁路两侧还有路沟。我们那时课余时间常溜进“伯达尼”玩，里边有花园、喷水池，养了金鱼，还有几幢洋房，一座教堂。之前它是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神学院”。我还记得“伯达尼”南边也有几幢洋房，是江湾中学青年教师与住校学

生的宿舍，就是今天“宝山沪剧传习中心”所在地。

颜志渊说，祖父带他去参观的“澄衷肺病疗养院”里，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假山，有流水，有桥，还有假山的山洞。这个地方，我们老江湾们称之为“叶家花园”，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肺科医院”。

1909年，民族资本家叶澄衷之子叶叶龄，以六十两银子买一市亩的高价，从江湾农民手中征得一千二百余市亩的农田，并于1911年建造竣工以跑马输赢为主的体育场“江湾跑马厅”。与洋人造的跑马厅分庭抗礼。在跑马厅的东北角又建造了一座以江南园林为特色的贵宾休息处，“叶家花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跑马厅被日寇炮火炸毁了。1933年叶家后人叶子衡，把占地八十余市亩的“叶家花园”，捐献给他的老师颜福庆，作为创办肺病疗养院的场所，并在第二年6月1日，“澄衷肺病疗养院”正式落成。颜福庆担任首任院长。

还有一件事，虽然与江湾无关，但颜志渊十分兴奋地对记者叙述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了全国知识分子代表。毛主席特地安排颜福庆的座位在自己身边。毛主席对颜福庆说：“三十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我就认识你了。”毛主席说，自己青年时代在长沙的革命活动，大多在“湘雅医学院”里，包括编辑《新湖南》杂志。毛主席还感谢颜福庆，因为当年自己妻子杨开慧生了孩子得了妇科病，需要住院却没有钱，是院长亲自批准给予免费治疗。以后治好了病，也分文未收。所以毛主席是念念不忘的。但作为医生的颜福庆，治愈的病人成千上万，哪里记得此事！

这里有园林之景，有个很会种花还会给孩子们写故事

这里有园林之景，有个很会种花还会给孩子们写故事

不仅足以供给独头，邻居间分享还有多的。三个月后，独头去检查，肺部空洞居然钙化，也就是痊愈了！

独头高兴的方式就是继续沉默，然后免费地为全村不论大人小孩，都裁剪一套冬装。

我后来很晚才尝到真正的鲍鱼。非常失望。就说鲜鲍吧，那直接就是橡皮，至于什么吉品鲍、禾麻鲍、南非鲍，随你怎么做都没有钱塘的黄蚬鲜美肥腴。

“穷人的鲍鱼”？这个比方是有问题的，虽然蛮生猛，其实是“既生鲍，何生蚬”，可怜的洪根他爹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吃过鲍鱼。

（1881年—1943年），不仅相夫教子，支持丈夫医学与医学教育工作，而且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骨干，尤其是在淞沪抗战期间，她是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领袖之一。在江湾的“伯达尼孤儿院”，就是她创办的，是专门收容战时无家可归的孤儿。颜志渊也清楚地记得“伯达尼”

在铁路边上，门框上一块匾中“伯达尼”三个字是繁体字，自右向左。我们老江湾镇人都知道“伯达尼”在纪念路淞沪铁路道口边上的纪念路500号，它与我中学就读的“江湾中学”（今“复兴高级中学”所在地）仅一条铁路之隔，当然铁路两侧还有路沟。我们那时课余时间常溜进“伯达尼”玩，里边有花园、喷水池，养了金鱼，还有几幢洋房，一座教堂。之前它是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神学院”。我还记得“伯达尼”南边也有几幢洋房，是江湾中学青年教师与住校学

生的宿舍，就是今天“宝山沪剧传习中心”所在地。

颜志渊说，祖父带他去参观的“澄衷肺病疗养院”里，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假山，有流水，有桥，还有假山的山洞。这个地方，我们老江湾们称之为“叶家花园”，也就是今天的“上海肺科医院”。

1909年，民族资本家叶澄衷之子叶叶龄，以六十两银子买一市亩的高价，从江湾农民手中征得一千二百余市亩的农田，并于1911年建造竣工以跑马输赢为主的体育场“江湾跑马厅”。与洋人造的跑马厅分庭抗礼。在跑马厅的东北角又建造了一座以江南园林为特色的贵宾休息处，“叶家花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跑马厅被日寇炮火炸毁了。1933年叶家后人叶子衡，把占地八十余市亩的“叶家花园”，捐献给他的老师颜福庆，作为创办肺病疗养院的场所，并在第二年6月1日，“澄衷肺病疗养院”正式落成。颜福庆担任首任院长。

还有一件事，虽然与江湾无关，但颜志渊十分兴奋地对记者叙述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了全国知识分子代表。毛主席特地安排颜福庆的座位在自己身边。毛主席对颜福庆说：“三十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我就认识你了。”毛主席说，自己青年时代在长沙的革命活动，大多在“湘雅医学院”里，包括编辑《新湖南》杂志。毛主席还感谢颜福庆，因为当年自己妻子杨开慧生了孩子得了妇科病，需要住院却没有钱，是院长亲自批准给予免费治疗。以后治好了病，也分文未收。所以毛主席是念念不忘的。但作为医生的颜福庆，治愈的病人成千上万，哪里记得此事！

十日谈

童心不老 责编：殷健灵

这里有园林之景，有个很会种花还会给孩子们写故事